

关注

用心、用情、用影像回答“长征何以永远”

□刘国华

守正创新,“新”从何而来?长征的历史已为观众所熟悉,创新并不意味着改变历史,而是要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和视听语言等方面寻找新的可能。我们相信,只有观众走近人物、理解人物,才能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中感知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激发新时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2023年2月,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总编陈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长征何以永远》。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把“长征何以永远”这句话印在了拍摄通告上,提醒剧组每一个人:长征是一段需要带着敬畏之心、真诚之心和感恩之心重新体悟的历史。这也让我们更加明确:要以厚重历史观照当下,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以现实为起点走向未来,用心、用情、用影像回答“长征何以永远”。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前后相继,也赋予这部作品特殊的时代意义。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我们深切感受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同样能够打动当代青年,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正是在这样的创作体会下,我们再次集结《觉醒年代》的核心主创团队,用5年多的时间探索如何以新的视角和艺术表达,讲好长征故事。

此前,围绕长征题材已有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为此次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从整体叙事来看,目前还没有一部“全景式”叙述长征的电视剧作品。为此,我们确立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和陕北红军奋斗的叙事框架。

为完成这次“全景式”创作,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项根本原则:坚持守正创新,以准确的党史、军史和扎实的历史考据为根基,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探索艺术创新。我们所追求的“全景式”,不是简单串联长征路上的重大事件,而是要展现红军在这3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呈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阐释中国革命在这3年行程中的历史逻辑,突出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守正创新,“新”从何而来?长征的历史已为观众所熟悉,创新并不意味着改变历史,而是要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和视听语言等方面寻找新的可能,让90多年前的历史与新时代观众的情感世界建立联系。我们相信,只有观众走近人物、理解人物,才能从一个鲜活的生命中感知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激发新时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要让这样的艺术创作立得住,我们尤其注重历史之“大”与人物之“小”的关系,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



“大事不虚”,就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严格考证长征中各路红军的行军路线、重要战役、关键会议、历史人物和时间节点,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为了立住这份历史格局,我们力邀党史专家陈晋、赵卫东担任总编剧,张永新担任导演,编剧团队历经5年多,查阅和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先后形成6稿剧本,累计70多万字,并不断吸纳最新党史研究成果,为“全景式”长征叙事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小事不拘”,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创造,从历史细节与人物命运中凝练故事,塑造多层次、有血有肉的红军群像。我们强调要俯下身,放低视角,既写好革命领袖,也关注千千万万基层指战员、年轻的小红军,以及长征途中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情。通过对普通人物命运与情感的高度凝练,让宏大历史叙事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之中,真正做到“观照现实,以人带史、以艺述史”,以真挚的情感彰显长征的精神力量。

这样的创作认识,来自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2023年2月,我们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了解到耳木洞一只青花瓷碗的故事。据介绍,当地发现一具红军战士遗骸,他的一只手臂伸向30厘米外的瓷碗。根据骨骼发育分析和同位素鉴定,这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不足14岁。这个咫尺之间的定格,让我们深受震撼,也让我们意识到,长征

本就是一场青春的远征。后来,我们在剧中为这名小战士起名陈柏林。这位小战士也提醒我们,宏大史诗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生命。

这种对生命的关注,也贯穿了全剧的人物塑造:革命领袖既有运筹帷幄的宏大格局,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与温度;基层战士虽然年轻,却同样有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把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呈现出来,观众便可以感受到,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群年轻人在绝境中继续前行。

创作中,我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湘江战役、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爬雪山、过草地,还有“断肠明志”“半条被子”等经典故事,都是长征历史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面对这些经典场景,我们不能简单重复,更不能因为创作难度大而回避,而是要迎难而上,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拍出新的意境、新的情感和新的精神气象。

毛泽东同志的诗词给了我们重要的艺术启发。长征沿途的山川河流,既是红军跋涉的真实空间,也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气象。我们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中汲取营养,运用写意、留白等手法,追求“大巧若拙、大音希声”的意境。比如湘江战役,激烈的战斗之后,画面中只留下一匹马和伫立江岸的毛泽东。喧响渐息,寥落的马影与人物的沉默,让牺牲的分量在静默中愈发可感。这种艺术留白,不仅

是对历史悲壮의深沉表达,更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

陈晋在《长征何以永远》中谈到,红军的长征,也是一种精神的长征:以“真”为开始,以“善”为历程,以“美”为最终的追求。这样的美学追求,需要扎实的创作与制作功夫作为支撑。为此,在剧本创作阶段,我们曾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总行程近两万公里,美术、道具、特效部门至少五次重走长征路。

拍摄历时457天,剧组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跨区域转场,艺术还原长征沿线不同地域风貌的建筑700余处,使用道具30多万件、服装3万余件,涉及群众演员4万余人。为了还原遵义会议的历史环境,我们1:1复原会议会址,将来行、饭店、肉铺、杂货铺等生活化场景嵌入其中。我们希望观众不仅看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更能从这些生活细节中感受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气息。

回望5年多的创作历程,我们用脚步丈量长征路,用心体悟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奋斗历程,努力在真实之中探寻长征所蕴含的精神之美。贯穿这5年多创作的,还有我们全体主创共同坚守的16字准则:“戏比天大,如履薄冰,全力以赴,尽善尽美。”它凝结着5年多创作的艰辛与体悟,也是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对伟大长征历史、对革命先辈最真诚的敬意。长征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伟大的长征》总制片人)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一部“全景式”、多角度展现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闪耀荧屏。该剧全面展现了长征途中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路线斗争,把红军的胜利与失败、信仰与困惑、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战场的壮怀激烈乃至最后的胜利刻画得脉络清晰、感人至深。剧作用60集的宏大大篇幅深刻探讨长征因何出发?长征为何会胜利?长征何以伟大?创作者把这些历史命题解读得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宏阔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潮流和革命胜利的铁律。

史诗质感与青春叙事的和鸣。《伟大的长征》拍出了长篇叙事应有的气度、情怀、格调 and 质感。主创团队对于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把握精准到位,对于历史背景、战事环境和长征途经区域风土人情的细节考据细致严谨,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长征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面对严峻考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也曾经历焦虑、悲伤与迷茫,但始终没有对中国革命丧失信心。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撑起了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精神脊梁。

《伟大的长征》是青春的长征。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向死而生的勇气,爬雪山、过草地、穿林海、渡激流,以青春的躯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终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官兵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领导长征的毛泽东等人也不过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这是一群怀揣梦想、朝气蓬勃的革命者。他们每个人踏上长征之路的精神起点各不相同,有的人对中国革命有清醒的认知,有的人则怀着活下去的朴素愿望。然而,当他们走完长征时,每个人都完成了精神洗礼和信仰确立。正如剧中所说:“真理在西征的路上,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

鲜活有生命力的人物塑造。《伟大的长征》历史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群像戏、重头戏占有很大比重。可贵的是,从领袖人物、军事将领到普通士兵、平民百姓,作品给予每个角色充分的情感观照与尊重,让每个角色都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伟大的长征》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塑造上不以形似取胜,而是力求挖掘和刻画领袖人物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的心理状态,让演员进入领袖人物的精神世界,以神似为筋骨,以形似为体肤,辅以造型上的还原与修饰,让演员体会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年龄段领袖人物的心境、情感、理想与生命温度,实现了对领袖人物塑造的艺术突破。

实践证明,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领袖形象塑造,不是“长得像”,而是“心相通”。在塑造毛泽东形象时,演员并没有刻意追求用标志性的语态和习惯性的手势来模仿伟人,而是努力进入毛泽东的精神世界,捕捉他的所思所想,感知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危急时刻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毛泽东在党内遭受排挤又遭遇身体疾患的人生低谷时期,他的悲伤、失落、焦虑、愤懑和挫败感,都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的呈现。演员深度还原毛泽东作为一个40岁的青壮年应有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像毛泽东给儿子毛毛穿虎头鞋、给红军战士写家书等情节都细腻展现出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温情一面。长征中的毛泽东,乐观、幽默、大度、包容,他高超的战略预判能力,屡次在关键时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在剧情推进当中,创作者非常巧妙地让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袖气质逐渐显露,生动刻画出他在政治、军事上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

对于周恩来的塑造同样可圈可点。演员把周恩来的儒雅、温润、坚毅和笃定都融入表演之中。剧中的周恩来虽因病痛折磨和高强度工作而身形消瘦,但是他身姿挺拔、目光如炬,把“齐心为党”“相忍为党”作为精神支撑,始终笃信革命终将胜利。对于朱德的塑造也深度还原了那个一身正气、孔武有力、老成持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军人形象。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共同创造的人类军事奇迹。剧中,彭德怀、贺龙、黄开湘、张思德以及虚构人物郭山林、刘喜才等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是红军将士的典型代表,是“去给天下的千人找活路”,他们必将永恒闪耀在人类文明的星河。

以艺术匠心打磨精品力作。《伟大的长征》在经典题材、经典叙事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艺术探索。对于长征途经地的自然风物、民风民俗、乡谣俚语进行了深入考究的再现,让观众能够沉浸其中。对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和重要战略决策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解读,让观众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够赢得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

作品在视听语言方面匠心独具,于细节中显真章,在壮丽中见伟大。主创巧妙采用写意、隐喻、象征、反衬、慢镜头等艺术手法,实现了战争叙事的革命浪漫主义表达。例如剧作开篇与结尾相呼应的白马是革命征途上的信仰图腾;剧场景象转换时的版画与沙盘是革命文化的诗意栖居。正如剧中毛泽东所说:“革命本身也充满浪漫主义,革命的风景,永远独好!”

铁路两万余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长征精神播种信仰也指明方向。《伟大的长征》以史实为纲、以信仰为领,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有微观的人性呈现,是一部以长征精神拍长征、以红军情怀演红军的史诗巨制,该剧必将在中国影视艺术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文艺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播种信仰,以行铸魂

——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杨洪涛

70年,140届,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从未间断。10月1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次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四集纪录片《广济沧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渡沧海、通四方、鉴文明、利天下”为叙事骨架,通过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这一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书写,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发展机遇世界共享的今天,我们能够从中国的“开放”历史实践中得到怎样的启示?这一答案显然不能停留在“通商繁华”的表层。总导演干超坦言,最初吸引他的是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延续两千年且长盛不衰贸易港口的“时间”厚度,但真正驱动影片走向深处的,是一种更为宏阔的文明视野。

《广济沧海》的探索首先在于把“开放”从经济政策范畴提升到文明史范畴。传统叙述中的“开放”常被理解为降低关税、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等工具性行为,该片则通过两千年的历史叙事揭示:开放不是外在于文明的选择,而是文明本身的存在方式。



创作观察

纪录片《广济沧海》

宏阔文明视野下的“开放”叙事

□陈 宏

岭南濒临南海,珠江水系贯通海陆的地理禀赋,使向海而生成为这片土地的根本规定;从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唐宋市舶制度、明清十三行,到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开放贯穿广东文明史,因而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开放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明”。在认识论上,该片不以GDP、进出口总额等指标为唯一尺度,而是构建以文明互鉴为核心的认识框架:土获零西去欧洲、西洋参东来中国、广钟从模仿走向自主设计、外销画师林呱与英国画家钱纳利同场竞争,这些案例难以用经济指标衡量,却深刻改变了文明的质地;广州“事仔”黄东的故事更表明,文明交流的真正载体往往不是宏大事件,而是无数普通个体的微观选择与移动。该片完成了一次从功利计算到文明成长的转换:包容不是消解主体性,而是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转化创新。从张弼士实业报国、广交会打破封锁的历史担当,到当代企业“为人类服务”的价值理念,这些故事共同指向:广东开放实践的终极价值不只是财富积累,更是文明贡献。

历史题材纪录片已有丰富的叙事传统,《广济沧海》体现出克制而成熟的表达。解说词从客观观,从具体人物与器物切入,避免空泛概念堆砌。如开篇并非从“广东自古就是对外贸易重要门户”这类概括性判断入手,而是将镜头对准粤海关钟楼,严顺乾师傅缓步登上粤海关的钟楼,检查齿轮机械的运转情况。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是这座大钟的维护人。指针指向八点的那一刻,整座城市都会听到穿越百年的钟声——浑厚、悠远,在珠江之畔久久回荡。”这段解说词以一个人的日常动作切入,将一个普通劳动者与一座历史建筑的记忆连接起来。它不急于给出结论,而是让观众在钟声的余韵中自行感受时间的重量。此外,片中的专家采访涵盖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既为解说提供学术支撑,也引入多元视角。这些采访的穿插,还在节奏上形成了“叙述—评论—再叙述”的变换,避免了审美疲劳,也为历史节点提供消化空间。

AI技术发展到今天,以真实为生命线的纪

录片该如何使用?该片以“有根据的想象”为AI使用的核心原则,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建立新的契约:唐代广州港的还原结合了船舶考古、胡人俑服饰、波斯蓝釉陶瓶等实物;杨良瑶出使黑人大食的航程,则依据《杨良瑶神道碑》中“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的记载,并参照唐代造船技术、印度洋季风规律和古代阿拉伯航海文献……当前在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AI的使用较为普遍,因为影像与表现对象之间的物理因果联系难以成立,谁也无法回到历史现场。但是该片在AI使用方面的成功探索也提醒我们,AI不是创造历史,而是翻译历史,是将文献与考古数据转译为观众可直观理解的视觉语言。此外,该片还通过明确的风格区分,向观众标示这是“重构”而非“记录”。这既满足了观众对历史场景的视觉期待,也秉持了AI影像的伦理边界和纪录片人的诚实与良知。

在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尤为突出。它用生动影像与史海钩沉证明: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市场完全



可以在相互尊重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

向海而生,不是征服,而是通向理解;货通四方,不只买卖,也能美美与共。这或许就是《广济沧海》留给当下最值得品味的开放语法。

(作者系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会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副台长)